

【岁月留痕】

## 将军的家乡情缘

## 青莲阁见证李白的兗州岁月

□李福杰

在我的相册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与阴法唐中将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中都热乎乎的,充满对老将军的敬仰之情。

山东肥城市是驰名中外的肥桃之乡,人杰地灵的鲁中宝地,素有“礼仪之邦”“君子之邑”的美称,其下辖的桃园镇更是英才辈出。从肥城市区往西一直到桃园镇米山岭,有一道绵延十几里的山脉,在东里村北有一处叫晒书城的遗址。相传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在此遇雨晒书讲学、教化百姓。“只此可修圣贤业,何须邹鲁访群英”,玉皇阁下兴于明代的大成书院延续300多年,把孔子作为最高崇拜和祭祀对象,致力于培养学子对先贤的尊崇和敬仰,以圣人言行为做人楷模,“书院秋风”为肥城古八景之一。在这道山脉之阳,走出了不少职位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比如张里庄村的亲兄弟阴法唐、阴法舜两位将军。

少年时代,就听到有人谈起过阴法唐将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将军就像电影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定是高大威武、叱咤风云的人物,向往着长大以后能够有机会当面一睹将军的风采。

成年以后,找的对象的亲爷爷是郝绍毅(总参谋部动员部副军职顾问)。1990年底,第一次去北京,办完公务后去塔院干休所家中看望老人,聊天时他谈到了阴法唐将军。老人1916年1月生,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曾担任县政府武装科科长。1942年,县委派他到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干部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到濮县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反霸斗争。他介绍说,阴法唐1941年19岁时就担任濮县县大队政委、县委员了,虽然比自己小6岁,但精明干练,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都是桃园人,老家离着就几里地,且工作中有交集,当时就非常熟悉了。

有一次到新华社山东分社联系工作,认识了资深记者郝桂尧。他1984年自山东大学毕业后在西藏从事新闻工作近十年,出版了《俺是山东人》《西藏在上》等著作。当他得知我是肥城桃园人时,当即赠送了我一本《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他写的一部报告文学,记述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阴法唐在昌都战役中的一些故事。回来后一口气读完,对阴法唐作为52师副政委,在昌都战役中通过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为部队进藏首战大获全胜并迅速打开局面发挥的作用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

1999年5月,我到肥城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策划开办了《东西南北肥城人》系列广播节目。在京的肥城老乡是采访报道的重点,我派时任新闻部主任雷明广专程赴京,采访了阴法唐。他回来后深有感触地告诉我,阴法唐将军平易近人,两次进藏工作27个春秋,关注西藏,情系西藏,西藏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当然,对家乡同样也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将军的西藏情结》就成了他这篇专访的题目。结集出版时,阴法唐将军还专门题写了“前程似锦”的寄语,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跃然纸上。

□吴济夫

兗州城东、泗河西岸金口坝北,有一处历史胜迹——青莲阁。唐开元至天宝年间,李白来到山东,定居在兗州东门外沙丘旁(今火车站广场南侧)。这二十年是他一生中创作最辉煌的时期,仅在兗州就留下诗作五十余首。李白号青莲居士,后人为示纪念,在此建了这座楼阁,以其号命名为“青莲阁”。

天宝三年(744)初夏,杜甫与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在洛阳相识。其时,杜甫因料理祖母丧事,正奔走于郑州、梁园(今开封、商丘)之间。两位诗人第一次相会、同游。次年春,李、杜二人又在鲁郡(今兗州)重逢,潇洒地开始了“放荡齐赵间”“快意八九年”的相伴同游,一起赋诗论文。其间,他们结识了时任东平太守的苏源明,结伴荡舟东平湖,攀登泰山。如画的山水,同道的朋友,相近的性格,相投的志趣,使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杜甫与李白在鲁郡相别之时,李白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中写道:“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李白与杜甫的“兗州会”,两位伟大诗人同时辉耀齐鲁,并结下深厚友谊,因而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青莲阁位于兗州城东泗河西岸,始建时间不可考,明嘉靖年间,知县李知茂重修,后倾圮。据清光绪十四年《滋阳县志》载:“阁在黑风口龙王庙内,其地即李白诗所云‘鲁东门’者。道光间邑令冯云鹤重建,以祀谪仙。”现仅存此阁,坐北朝南,砖木楼阁式结构,二层,面阔三间,硬山顶,筒板瓦屋面,正脊饰鸱吻,垂脊设走兽。阁内曾塑李白及两子女像,门楣上悬“高卧沙丘”匾额。清道光年间邑令冯云鹤又重修,并题对联镌在立柱上:“乘兴偶凭栏,问泗水长流,何殊昔日?欲吟

大概是2003年初夏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说是阴法唐、阴法舜将军回来了,提出要见一下曾采访他们的记者。我和雷明广以及采访阴法舜将军的亓敬东一同赶到泰西宾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两位将军。阴法唐将军个子不高,脸庞不大,体型偏瘦,说话仍然是老家的味道,铿锵有力。他说,肥城电台办得不错,早晨在街上都能听到你们的节目。《东西南北肥城人》这个栏目很有意义,希望能持之以恒办下去。这次回家乡,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当面表示一下感谢!临别时,将军说:“咱们一起合个影吧!”站定以后,他的家人按动了快门。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深为将军的谦虚和细心所感动。

2008年3月27日,阴法唐将军又一次回到了老家张里庄村。他依旧是在村口就下车,步行进村。面对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他热情地打招呼、握手,嘘寒问暖。他说,这里是我的老家,大伙是我的亲人呀!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对这片土地和对家乡人民的眷恋之情。

2012年9月,阴法唐将军又一次回到家乡。10日这天,他不顾年事已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市区的范蠡公园。坐落在龙山河畔的清风阁共有三层,从下往上依次是清荷厅、清竹厅、清风厅。他谢绝他人的搀扶,坚持自己攀登到三楼,参观了市纪委主办的廉政书画展。当市纪委干部张文亮请他题字留言时,他幽默地说:“我是拿枪杆子的,不是要笔杆子的。”身旁的爱人李国柱劝他,来了就写句话吧。他端坐桌前,摘下眼镜,沉思片刻,在册页上郑重地写下“家乡美,家乡好,让人爱”的真实感受。晚上,我又一次见到精神矍铄的老将军,见到他的夫人,首批进藏女兵李国柱,并合影留念。从他们朴素的衣着和亲切的话语中,我读出了老一辈革命者的胸襟和坚守,感受到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

2015年9月18日,陆房突围胜利纪念馆举行落成仪式。在陆房突围战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首长党总支书记的阴法唐将军,以93岁高龄前来出席。纪念馆中的文献史料、实物,勾起了老人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他深情地说:“参加陆房突围战时,我还不到20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陆房突围战胜利76周年,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兵,但残酷、激烈、血腥的战斗岁月,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向嵌着178位无名烈士骨灰的英烈墙致敬默哀,并勉励大家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继续努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转眼到了2022年1月,我收到了阴法唐将军捎来的自传《从泰山到珠峰》,从中又了解到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快到老将军的百岁生日了,我撰写了一副对联“从泰山到珠峰二度进藏汗洒高原,由少年至期颐一心为民情满雅江”,祝愿老将军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2025年7月4日上班后,我浏览新闻忽然看到了新华社发布的《阴法唐同志逝世》消息,不由心里一沉,与将军见面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位一生心系西藏的老人,那位对家乡和家乡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老人,真的离开我们了吗?我想起雷明广专访中写到的将军客厅里悬挂的一副对联:“道似行云流水,德如甘露和风。”老将军没有走,我永远想念您!



还搁笔,有先生在上,不敢题诗。”嘉庆年间举人张性梓曾赋《青莲阁落成》诗云:“沉香亭子化为尘,花萼楼空草不春。独有仙人留胜地,为开画阁映通津。西江牛渚祠依旧,东鲁龙堤迹尚新。儿女一龛香篆霭,夕阳流水护诗神。”

据光绪版《滋阳县志·艺文》载,李白寓居兗州时,曾写下《鲁东门泛舟》诗作:“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从内容上看,这首诗完全切合兗州东门外泗河的景色。

青莲阁历经明嘉靖、清道光年间两次重修。2015年,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通过整体平移技术将其西移45米并顶升0.6米实施保护。历经上千年的风雨沧桑,青莲阁依旧伫立在泗河边,见证诗仙李白与兗州的一段缘分。

(作者为梁山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故事里的沂蒙

## 解放泗水城

泗水县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因泗河发源于此而得名,是山东中部和南部的接合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战时期,泗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并为大规模全面反攻、彻底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作准备。

随着鲁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与巩固,日伪军控制的地区逐步缩小。到1944年底,日本兵大部分从泗水撤往兗州,留下少数日军和荣子恒带领的伪十军驻守泗水城。荣子恒原为东北军,后投降日寇,成为敌人在鲁南地区的重要帮凶,欺压百姓,烧杀掳掠,干尽了坏事。他妄图凭借工事坚固的泗水城,与靠近津浦路的兗州、曲阜两城中的日伪军相呼应,负隅顽抗。抗日军民对荣子恒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铲除此害。

鲁南三团根据山东军区“克复山东第十个县城”的指示,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决定于1945年2月1日发起解放泗水县城、消灭荣子恒的战役。

攻城之前,三团参谋长林毅率领团、营、连三级干部换上便衣,到泗水城外查看地形,并通过地下党与城内的两个内线取得联系。一个内线是伪警察田化方。田化方受我党影响,虽为伪警察,但没有真心降敌,主动向我党汇报了4个城门的兵力部署情况。另一个内线是我方原香山区文书孔昭然。孔昭然在战斗中被敌人抓捕,被迫干了伪军,内心尚未叛变,他主动向我方报告了伪十军在城内各个据点的兵力和武器配备情况。鲁南三团获取这些重要情报后,知彼知己,为攻克泗水城奠定了基础。

鲁南三团以一营担任主攻任务,歼灭城内之敌,二营肃清城南关口的敌人,三营置于城东北负责打击可能逃跑的敌人,尼山独立营配合作战,在泗水城与曲阜之间埋伏,准备阻击由兗州、曲阜增援的敌人。

1945年2月1日晚10时,一营发起了攻城战斗。战场上硝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战斗至2日中午12时,我军已占领了城内大部分地区。晚8时,我军对城内的残余之敌发起总攻,全歼残敌。

伪十军军长荣子恒预感末日来临,化装成伙从城东南逃跑时被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历时22个小时,解放泗水城的战斗胜利结束。此次战役,击毙伪十军军长荣子恒以下300多人,俘伪军三师师长朱复宁以下1200余人,俘伪县长李香亭以下180余人,毙伤日军30多人,缴获大批战略物资。

荣子恒卖国求荣,终于饮弹丧命,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有人作歌谣一首,表达鲁南人民的欣喜之情:“李香亭来真无能,东边请来荣子恒;荣子恒来更草包,见了八路撒腿跑。荣子恒来大坏蛋,认贼作父当汉奸;费县捡了一条命,来到泗水命归天。”

正值1945年春节前夕,泗水城的解放给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人人欣喜若狂,个个称颂共产党、八路军。

2月11日,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领导通令嘉奖攻克泗水城的参战部队。嘉奖令指出:泗水的光复,为我创造了打击敌人、扩展根据地的极其有利的条件,鲁南、鲁中部队均有崇高功绩。